

出錢辦教育 全村動員

漁村內唯一小學

村民对于教育的坚持不仅于此，更体现在2年前的校舍扩建工程中。

毓英华小12间课室破旧不堪，没有音乐室、体育场或其他设备，图书馆更是鸟粪味处处，新校舍是刻不容缓的需求。筹款活动一展开，从劳动阶级到商家，有167名热心人士参与1锄1万令吉的动土基金筹募。第二轮筹款更创下全马纪录，全村有三千余人口，却席开440席，是全马最大型的筹款晚宴，筹到的义款更高达100万令吉，而且几乎百分百出自村民。

扩建工程如今正如火如荼，预计在3个月内竣工并启用。这2栋4层楼高的建筑，共有18间课室、室内篮球场、停车场、礼堂等硬体建设。所有课室将进一步提升为互动式白板（Interactive Smart Board）精明化设备。

为这一切带头做先锋的，是毓英华小历任最年轻的董事长许银添。

体认到唯有教育才能改变未来，他身体力行，从学校四大机构之幼稚园理事开始担起责任，一步步做起，直到3年前接下董事长的重任。在“一滴水漂不起纸片，大海上能航行轮船和军舰；一颗孤树不顶用，一片树林能挡狂风”的团队精神基础，许银添誓要改善稍显落伍的教育管理机制，协助母校改革成为培育专才的摇篮。

担任家协主席时，他带领筹款10万令吉添购了精明课室系统，提升教学素质。当选董事长后，隔年就发动扩建工程，抛砖引玉个人捐献10万令吉，获得全村居民史无前例的大力支持。他也大举提升校内外各项学业成绩及课外活动的奖赏制度，勉励学生再接再厉、追求卓越，也以公司名义赞助全校奖杯。

“创校八十多年，校舍早已不够用，老师坐在走廊，还得用2张学生桌子合起来当办公桌。待新校舍建好后，我们会全力集中于改善及提升学校的软实力。其实，村民对教育非常注重，只是有时不晓得该如何行动。只要有人发起，他们就会热烈参与。”

许银添在访谈中强调，他最大的心愿，就是希望毓英华小能栽培出如医生、律师等专才。

『再穷也不能穷教育』影响了数代华人对于教育的态度。这句话放在高渊港口更是掷地有声，只要关乎教育，没有一个村民是不马上掏出钱包拿出积蓄大力支持的。

村中只有一所于1932年创立的学府——毓英华小，能够熬过84年风雨飘摇，背后支撑的是那一双双长满茧的讨海人的手。

先来说一个温馨的故事，源起不得而知，只知早在半世纪或更早之前，村民就合力资助与承担全村孩子的学校杂费。

几十年来，村民自动自发从鱼获总值中拨出1%，通过天后圣母官理事会全年赞助所有学生的作业簿。

岁月更迭中，历任领导数年更换，这项优良文化却不曾中断，传为佳话。

报道：本刊黄佩玲 摄影：本報鄭振輝



许银添怀抱远大理想，希望毓英华小有朝一日能栽培出律师、医生等专才。▲

01.毓英华小创校八十多年，新校舍将在3个月内建成。02.毓英华小校舍旧图。03.毓英华小第一代木造校舍。04.在原有的篮球场上，将会建起2栋4层楼高的新校舍。05.新校正如如火如荼建造，届时将能提供学子更舒适的求学环境。

▼学生自制国庆日面具，逗趣可爱。

陳校長·希望與社區配合，提升學生學業

曾在该校任教15年后调职，10年后再度返回毓英华小的陈楚汉，颇有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之感。

今年走马上任当校长的他，10年后重返毓英发现，最大的改变就是软体设备。不过，也可能是文化或地理环境关系，学生的读书风气及学业成绩有待提升。21世纪教育四大支柱的其中一项是学会生存或做人（learning to be），对于成绩不甚理想的学生而言，陈校长认为，若能学会适应社会迅速变化的应变能力，即思考、判断、想像、表达和社交等，也可在未来的事业取得成功。

忆起26年前踏出师训学院当老师之际，陈校长笑说，当时，他可是十分不愿意到毓英来教书。

“那时候年少轻狂，得知被派到偏僻渔村任教心有不满，就到教育局去吵。只是没想到最后会以校长的身份返回毓英华小。缘分使然，像做梦一样。”

新校长甫上任，配合董事长与家长的期许，还有即将完成的新校舍，火力一触即发。

“渔村小孩的学业表现有待提升，我们在课余时间安排了补习、晨读，还有激励活动。我们希望社区能与学校配合，参与及支持学校活动、出席会议，同时多了解孩子的学业表现。双管齐下，就能提升整体的课业水平。”

毓英华小现有26名教师、331名学生，政府评估考试表现一向平平，2015年在全国小学NKRA表现排行榜中获中间等级。不过，尽管连像样的操场都没有，但课外活动表现不俗，其中毓英篮球队曾获全校学联篮球赛冠军。



▲陈楚汉校长阔别10年，以校长身分返回毓英执教，与新校舍一起重新起步。

許家餐桌上的親子活動

渔村民风淳朴，村民普遍含蓄，关怀与疼爱一般不流于表面。有一个家庭，却于每周日定时齐聚饭厅，用完午饭后泡壶茶，一家七口轻松品茶闲聊；听爸爸讲故事，与其他兄弟分享校园趣事或吐露心事。

43岁的许银添与45岁的钱美霞，育有5名7岁至18岁的孩子。大女儿亿妆在吉隆坡双威大学修读A水平课程，排行第二及第三的女儿毓凌及亿幸，则在大山脚日新国中求学。亿维是唯一的男孩，与最小的妹妹煜莹同在毓英华小就读。

“虽然我们分别在3个不同的地方求学，但周末一定会想方设法回家。”

说话的是颇有大姐风范的亿妆，其他弟妹争相点头表示同意。大山脚与高渊港口距离40公里，而吉隆坡又远在330公里以外；然而这些距离没有阻碍一家团聚的决心，心甘情愿把最宝贵的礼拜天留给最亲爱的家人。

许银添从小在高渊港口长大，虽仅有中学教育程度，但他颇有想法，很早就洞悉教育的重要。打从第一个孩子出生，他就与妻子共同建立独具一格的家庭教育文化。摒弃华人传统打骂习俗，他持开放姿态，让孩子自由表达意愿、诉求，建立彼此的紧密关系，加强归属感。他更自设“许家奖励表”，清楚列明各项学业成绩、课外活动等表现规格，不论是哪个孩子，只要达标，即“论功行赏”。

每个礼拜天是妈妈的下厨天，孩子们想吃什么，都可以提早“下单”。活泼的亿幸举出10根手指头马上细数最爱：猪脚醋、豆酱肉、炒番薯叶等。午饭一般是下午1点开始，孩子们主动帮忙盛饭、摆盘。吃完后，小妹会负责收盘，然后爸爸会泡壶茶，说些小故事传达大道理。餐桌上的互动氛围温馨，分享所见所闻及交换意见想法。吃着喝着聊着，时间一般会到下午二三点。

许家在几个月前迁入豪华舒适的新家，姐弟们不约而同认为这是梦寐以求的最佳礼物。

“旧家太小太窄了，现在很好，有自己的空间。这房子的一砖一瓦一墙，都是我们全家亲自挑选与决定的。尤其是这张大圆饭桌，是我们家最重要的家具。”

我问亿维：爸爸会特别宠爱你吗？

“才不会，爸妈都很公平，不会重男轻女，也不会厚此薄彼。你不觉得我们家还有一个特点吗？都长得很高大，哈哈。”

漁民詩人，自創漁歌吟唱

教育程度不高丝毫不阻写诗作曲的热忱，林木泉在生活实践内汲取灵感泉源，创作了一首首别致的潮州渔歌。尽管生活并不富裕，但只要是教育筹款，他都丝毫不手软。十几年前建礼堂，他捐了上千令吉，如今扩建校舍，他与子女贡献了3万令吉。

78岁的林木泉行动不便，出入靠老旧的脚车代步。每天清晨六点半起床，独自开船出海捕螃蟹，大约11点回航，把螃蟹卖给合作社。子孙满堂的他，育有6名孩子及18名孙儿，儿子不只一次要接他到首都生活，但捕了超过一甲子岁月螃蟹的他，习惯的是港口的清闲与自在。

“以前都是用桨划船，有一次鱼篮不小心掉进海，我跳下去捡拾。风浪很大，把我的船吹走了。我在海里浮沉了超过半小时，如果不是途经的渔船救了我，你现在就不会看到我了。看来我的命很长，活到八十几岁都不是问题，哈哈。”

“你问我要捕螃蟹到几岁啊？那就看我这艘船的引擎何时坏吧。”

父亲11岁下南洋，娶了娘惹当老婆，所以林木泉也拥有一半峇峇娘惹血统。尽管仅受小学4年教育，但凡教育捐献，他总是双手将多年积蓄献上，令人敬佩。

而他还有一项较少人熟知的“才华”，闲来无事自创潮州诗歌。聊得正开心，这名“渔民诗人”就操着浓浓潮州口音即吟唱起了自创的渔歌：“红玉着火烧，鲳鱼起战场；鲤鱼会耕田，干鱼上汤家；乖鱼好点灯，午鱼夜巡更；针鱼好缝衣，燕鱼飞上天；鲨鱼好磨刀，鲷鱼上山坡；麻鱼会打绳，带鱼好索腰。”

高渊港口多年来的地方文化习俗，是在鱼获中抽出1%盈利津贴学生的作业簿。



许家5个孩子性格开朗、家庭关系亲密愉快。



许家每周日固定聚餐喝茶聊天，谈笑风生中紧系家人情谊。

林木泉已过古稀之年，却仍然坚持教育与捕蟹。

